

釋「流光」、「空明」

童勉之

武漢教育學院中文系

蘇軾《前赤壁賦》云：「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對其中「流光」和「空明」的注釋，自宋至清的注家基本相同。最早作注的是宋末謝枋得的《文章軌範》：「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逆水而上曰泝。」由於《文章軌範》是影響很大的散文選注本，所以謝說為後來的注家承襲，如清初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注云：「月在水中，謂之空明。逆水而上曰泝。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古文觀止》又是清初以來影響極廣的散文注本，因而謝枋得注釋的影響範圍又大大地擴大了。七八百年來，《文章軌範》、《古文觀止》對這兩個詞語的注解被視為定論。葉玉麟《三蘇文》（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二年）全抄謝說。後來出的書，如《歷代散文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馮其庸注：「空明：是指月光照著的江水。泝：同溯。流光：在江面上流動著的月光。」王水照《蘇軾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注：「擊空明兮句：船槳擊打著清澈江水，在閃著月光之水面上逆流而上。」王水照、王宜瑗在《蘇軾散文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說得更明白：「空明：月照水中宛如透明。溯流光：指船在浮動著月光的水面上逆流而進。」其他亦多一概承襲謝枋得之說，只有最近王義方在《「流光」「三江」考釋》（《南開學報》，1991年第2期）中，對傳統的說法提出了修正。王義方說：「無論水面浮動的月光，抑或隨波瀾翻動的月光都無沿溯可言，否則，勢必造成語言邏輯的悖謬。」王義方認為「流光」即「流廣」。「流廣」即廣闊的江流、廣闊的江面，根據是「江」與「廣」可通假。文章對傳統說法的批評頗有道理，但是將「流光」釋為「流廣」，同傳統的說法比起來，問題更多，連「擊空明兮泝流光」這句話本身也弄得不暢了，因而未引起多大的反響。

傳統說法及「流廣」說法共同的問題是，「歌」的內容與上下文意扞格。我們知道，文中插入的歌，往往是歌前內容的集中和昇華。上文明明寫著：「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小船是隨水流任意地飄蕩著，無固定的方向，歌中怎麼忽然變成了「逆水而上」呢？緊隨著歌的上文「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這極富於想像的句子，在歌中竟毫無反映。歌的下兩句為「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船既在江面上逆流而上，那麼望美人在「水」一方倒比在

「天」一方切合實際，且拈用了「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詩·秦風·蒹葭》)的典，而在「天」一方倒有點浮泛感了。很明顯，照傳統的解釋及「流廣」的解釋，這首歌的內容就顯得很平淡，格調比它前面的文句低得多，而且游離於文章之外，與上文相抵觸。

造成如上錯誤，是由於忽視了古人對光源放射光芒的特殊觀念。在古人看來，月亮的光照到地上，就像水一樣緩緩地流到地上，《前赤壁賦》中的「流光」正是這個意思。古人的這一觀念在古籍中經常看到，如三國魏曹植《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三國魏何晏《景福殿賦》：「於是列髹彤之綉栴，垂琬琰之文璫。蝮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唐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空裏流霜不覺飛，江上白沙看不見。」「流霜」意即向下流動著的如霜的月光。同詩「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寫閨中女子希望自己能跟隨月亮的流光照見「相望不相聞」的丈夫。晉嵇康《琴賦》：「冬夜肅清，朗月垂光。」「垂光」即流光。至於「流光」作月光與波俱動的用法在蘇軾以前還不曾見到。

古人對月光的這種認識，也反映在類似的其他自然現象上，如太陽光也被認為是流到地面的。漢張衡《西京賦》：「流景內照，引曜日月。」「景」即日光。唐李善注：「流引日月之光，曜於宇內。」三國魏何晏《景福殿賦》：「晨光內照，流景外燦。」李善注：「晨光，日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延起也。」意即流下來的日光又反射出去。霜，古人也認為是從天上飛下或流下的，如上面的引例「空裏流霜不覺飛」。晉張協《七命》：「乃勅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同文：「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宋朱敦儒《念奴嬌·插天翠柳》：「誰信有藥長生？素鵝新煉就，飛霜凝雪。」關漢卿《竇娥冤》第三折：「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

古人對光的這一認識還擴大到其他類似的事物上，如有神的目光，古人常用「流」來形容，如三國魏曹植《七啓》：「紅顏宜笑，睇眄流光。」宋玉《神女賦》：「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唐李善注：「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精若水波，將成瀾也。」

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流光」的「流」是指從光源(古人觀念中的光源)至光線到達之處這段空間的流動，不是指水的流動。「流」，總有一定的方向。「月光與波俱動」的「動」是來回動蕩，不是沿一定方向前進的。要準確表現波上動蕩的月光，用「流」來形容也不恰當。

「空明」，指通明透徹的天空，如蘇軾《海市》詩：「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東坡集》前集十五)至於指水，則是「空明」的比喻用法，如蘇軾《記承天寺夜遊》：「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前赤壁賦》中的「空明」屬於前者。

《前赤壁賦》中「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一句，意思應該是船槳像是擊著透明澈的天空，依月光流下的方向逆流而上。這種登天欲仙的感覺，正是歌前面「浩

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的集中和昇華。「擊空明」與「馮虛御風」相應，「泝流光」與「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相應。歌與文前後輝映，相得益彰。正因為作者覺得像是依著月光流下的方向逆流而上，所以歌的第一句說「桂棹兮蘭槳」，「棹」曰「桂」，「槳」曰「蘭」，可知非實寫，為下面寫想像作了準備。同樣的原因，所以歌的後兩句說「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登天了，因此心中有「渺渺」之感，所望的「美人」當然就在「天」一方了。

清吳楚材、吳調侯評《前赤壁賦》云：「風月是一篇張本。」（見《古文觀止》。）很有見地。「擊空明兮泝流光」正是寫月，是在「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實寫月的基礎上的出人意料的神奇想像。這種寫月的神奇想像，使全歌神情飛動，也使全文「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果按傳統的解釋，則這首歌變成了主要寫江水，月不過是江水的從屬。如按「流廣」的解釋，則變成了完全寫江水，與月無關了。

還值得注意的是，在月下發登月的奇想，在蘇軾的其他作品中也出現過，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賦與詞相比較，可以看出蘇軾形象思維的類似軌迹。所不同的，詞中是「乘風」，賦中除「馮虛御風」外，還有「桂棹蘭槳」；詞中是欲「歸去」，因有所「恐」而未「歸去」，賦中則真的「泝流光」了。詞和賦都成為千古名篇，同這種神奇想像的類似思維軌迹不能說沒有關係。

稿 例

本刊主要登載有關中國語文應用及規範研究、翻譯研究及有關學科學術活動的文章。來稿請以五千字為限，於稿末註明作者真實姓名、職業、通訊地址及電話，以便聯絡。

請用單面有格稿紙，以繁體正楷橫寫。

古文字、罕用字、外文、音標等，務請謄錄清楚。

統一用公元紀年。帝王年號後，請附註公元。

引文務請自行核實，並註出處。譯文請附原文。

本刊編輯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註明。

恕不退稿，作者請自留副本。

來稿刊登後，當致送薄酬，另平郵寄贈當期刊物五冊。

來稿請寄：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